

# 朱子語類

百三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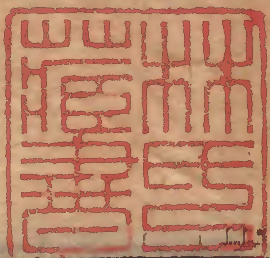
楊氏尹氏門人  
羅氏胡氏門人  
朱子為學  
外任 內任 注書

九	四	八	二	四
號	函	架	冊	類

九	四	八	二	四
號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 39 )
函號	298 252





重銀朱子語類卷一百一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楸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楊氏門人

卷一百一



羅仲素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道夫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張羅

落者大文定集有答羅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直鄉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吾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

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辯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蕭子莊

道夫

先生問浦城有蕭先生 領受業於龜山之門 不知所得如何 道夫遂以蕭先生所答范公三書呈先生曰 元來是箇天資自好朴實頭底人 初非學問之力 且如所謂人能弘道 君子泰而不驕 君子坦蕩蕩 三者那人舉得本自不倫 他又却從而贊美之也 須思量道如何而能弘如何而能泰 與坦蕩蕩 却只恁說教人從何處下手 况人能弘道 本非此意 如他所說 却是士不可以不弘毅 執德不弘 令却以人能弘道言之 自不干事 又如第二書言士之所志 舍仁義而何為哉 惟仁必欲熟 義必欲精 仁熟則造次顛沛 有所不違 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 此數句說得儘好 但仁固欲熟 義固欲精也 須道

如何而能精 如何而能熟 却只隨他在後面說 不知前面畢竟是如何 又如舉孟子不動心 養氣之說 皆是汎說 惟其如此 故人亦謂伊川也只恁地 所以豪傑之士 皆傲睨不服 又曰 據公所見 若有人問自家仁必欲熟 義必欲精 兩句如何地答 這便是格物致知 道夫曰 莫是克去已私 以明天理 則仁自然熟 義自然精 曰 此正得先生所謂涵養 必以敬進學在致知之意也 道夫

廖用中

或問為善為利處 因舉龜山答廖用中書云 龜山說得鶻突 用中認得不仔細 後來於利害便不能分別 紹興間 秦老當國 方主和議 廖有召命 自無所見 却去扣其子

日所友善之人鄭邦達邦達初不經意但言和亦是好事廖到闕即助和議遂為中丞幸而不肯為秦鷹犬秦嘗諷其論趙丞相不從遷工部尚書迄以此去儒用龜山與廖尚書說義利事廖云義利即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為義也後來被召主和議果如龜山說廖初舉鄭厚與某人可見其賢此二人二人皆要上忠脫主和議及廖被召却不問此二人却去與葉孝不字先商量更輔之以及為中丞又薦鄭巖然廖終與秦不合而出但初不能別義利之分亦是平時講之不熟也鄭博士才舊及見之年七十餘云嘗見上蔡先人甚敬之賀孫

所言廖用中議和事云廖用中固非詭隨者但見道理不曾分曉當時龜山已嘗有語云恐子以利為義者政為是也壽昌

### 胡德輝

因說胡瑄德輝所著文字問德輝何如人曰先友也晉陵人曾從龜山游故所記多龜山說話能詩文墨隸皆精好嘗見先人館中唱和一卷唯胡詩持佳趙忠簡公當國與張嶠巨山同為史官及趙公去位張魏公獨相以為元祐未必全是熙豐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二人為史官胡張所脩史皆標出欲改之胡張遂求去及忠簡再入相遂去何李依舊用胡張為史官成書奏

上美得都成私意備用

尹氏門人

王德脩

先生云嚮日鄉間一親戚虞氏見仙里王德脩見教云學者要識一愧字與耻字此言却極好大雅

一日待坐學者問難紛然王德脩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人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了中却不見先生曰精一則中矣文蔚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

羅氏門人

李愿中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升脚

延平先生氣象好根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將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末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畧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賀孫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未養成徐緩雖  
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逆客室中也問先生如何  
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方

人性辨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  
持之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因說李先生行郊外緩  
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  
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即起向壁立看看看了一廳  
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  
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方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  
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

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sub>之</sub>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  
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sub>去</sub>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  
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  
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一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  
壁間有字其每常六<sub>須</sub>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  
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  
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sub>聞</sub>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  
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却收拾得  
恁地純粹所以難及道夫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  
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

滿瀝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為任希純  
教授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顏如也真得龜山  
法門亦嘗議龜山之失方

李延平不著書不作文顏然若一田夫野老然又太和順  
了羅仲素衣服之類亦曰有定程如黃昏如何服睡復  
易然太執揚

李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  
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  
春秋左氏初學于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未沙縣羅邀  
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  
氏方

問近見康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  
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  
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  
然是靜令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  
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  
後又理會得如何已時羅其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  
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湏是靜方看得出  
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  
則心下愈明靜矣個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  
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



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為春秋與靜字不相干何故須是靜處方得工夫長進後來方覺得這話好蓋義理自有着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間亦須用力去理會始得若只靠着靜後聽他自長進便却不得然為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某許多文字便覺得有箇喫力處尚有這些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幹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真意思纔着心去看便蹉過了多升卿

正蒙知言之類學者更須被他汨沒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文字及看此等舊嘗看正蒙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

於辨論邪正蓋皆不可無也無之即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方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方

李問陳樂叟借得文定傳本用薄紙真謹寫一部易傳六然方

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好方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某當時為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方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

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方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方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廣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相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其向來亦是如此賀孫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

者化李先生說方

李先生言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方

李先生有為只用盤卦但有決裂處方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亦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方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以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定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此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賀孫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  
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  
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  
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  
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德著音者便是已發問此  
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亦是以不觀觀之  
再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先生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  
睹恐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言動動正  
是如此德明

胡氏門人

張敬夫

近日南軒書來不曾見說嘗讀其書有何新得今天與伯  
恭相聚往往打入多中去也

欽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伯恭學耐事却有病林編

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畧南軒踈畧從高去處伯恭踈畧從  
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  
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為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  
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  
乃云皆原於伯恭也問

欽夫說得高了故先生只要得與實平易  
敬夫高明他将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

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  
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其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  
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  
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  
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道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為人明  
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  
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其則不  
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南軒嘗言遁悶工夫好做

南軒說端倪兩字極好此兩字却自人欲中生出來人若

無這些箇秉彜如何思量得要做好人

或問南軒云行之至則知益明知既明則行益至此意如  
何曰道理固是如此學者工夫當並進不可推泥牽連  
下梢成兩下擔閣然二者都要用工則成就時二者自  
相資益矣

王士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  
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  
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  
柔玩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謹  
思明辨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謹獨處  
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

問先生舊與南軒反覆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可學

問南軒與先生書說性善者嘆美之辭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善只是自然純粹之理令人多以善與惡對說便不是大凡人何嘗不願為好人而怕惡人

問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動中見靜便是程子所說艮止之意釋氏便言定聖人只言止文已詳了敬夫却要將這箇為見天地之心復是靜中見動他又動中見靜却倒說了寓司

問曾看南軒論語否曰雖嘗畧看未之熟也曰南軒後來只修得此書如孟子竟無工夫改必大

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曾商量

問南軒解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將孟子惠而不知為政立兩辟辯論非特於本旨為贅且使學者又生出一事曰欽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如論語舊說其與議論修來多是此類且如他向解顏淵克己復禮處須說要先格物然後克己其與說克己一事自始學至成德若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容中道時皆要克

豈可與如此說定因作一戲語云譬如對先生長者聽其格言至論却嫌他說得未盡云我與他添些令盡彼當時聞此語即相從除却先要格物一段不意今又添出自始學至成德皆要克一段此是某攻他病底藥病去則藥自不用可也今又更留取藥在却是去得一病又留取一病在又如述而不作處他元說先云彼老彭者何人哉而反使吾夫子想像慕用其與說此譬如吾夫子前面致恭盡禮于人而吾輩乃奮怒攘臂於其後他聞說即改此類甚衆若孟子則未經修為人傳去印了彼亦自悔出仕後不曾看得文字未及修孟子而卒蓋其間有大段害事者如論性善處却着一片說入太

極來此類頗多大雅云此書却好把與一般類關者以作其喜學之意曰此亦吊伯恭教人看上蔡語錄之意但既與他看了候他稍知趨嚮便與醫了則得大雅南軒語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矣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令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

學恐將來二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餘問嘗看文字  
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粗疎粗解這  
般意思却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秉彛這箇道理  
却在彛字上秉字下所以莊子謂此大卻導大窾便是  
道理都在空處如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  
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  
云聞解牛得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  
不做思慮不去傷着它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全牛只  
是見得骨骼自開問莊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見得箇  
道理如此問他本是絕滅道理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  
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嘆曰天下道理各見得恁地

剖析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鶻突在裏是欺而已又問老  
子云三十幅共一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二此  
意否曰其也政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  
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錄某却看得易  
傳看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  
也南軒曰孔子說易不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獲之無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  
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  
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振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  
為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

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  
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

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來某亦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湯  
進之不去事不可為莫擔負了他底至於敗事某待得  
見魏公時親與之說度住不得一二日去矣及魏公來  
湯左相張右相都不可商量事同進同退獨與上商量  
又不得上又要商量但時召南軒入往來傳言與魏公  
商量一日召南軒上在一幄中外無一人說話甚款南  
軒開陳臨安不可居乞且移蹕建康然宮禁左右且少  
帶人又百司之類亦且帶緊要底去上曰朕獨行后妃  
之類全不帶一人去臨安淫侈之甚如何居南軒

祝上未須與人說相將又諷上曰朕不言卿不須漏  
上因曰待朕取一文字與卿看上願左右無人使遂曰  
卿且待上自起去取南軒見幄外皆是宮人深懼所言  
皆為彼聞之矣少頃上來忘其文字其後與宰相議用  
兵事湯固力爭上曰朕旦夕親往建康未幾外面關  
地謂上往建康南軒見上問云陛下嘗祝臣勿言聞陛  
下對宰執言之何也上曰被他撓人故以此激之意思如此  
記不南軒出入甚親密滿朝忌之一日往見周葵政府  
諸人在次第遂報南軒來周指之曰吾輩進退皆在此  
郎之手是時南軒少年又處得地位不是而人情皆如  
此何以成得事南軒亦問至太上處理會事之類太上



曰尚記得卿父娶時如何事卿今如此南軒奏邊事并不可和之意太上亦順應之臨辭去乃曰與卿父說不如和好湯在相位時有御札出來置亦有秦檜不如之語然竟用之不可曉恐是太上意上因廣西買馬事之類甚向南軒諸公已忌之後到荆南趙雄事事沮之不可為矣先生又言近有誰說在荆南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甚明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之楊

南軒再召時論今日自是當理會恢復然不如此理會湏是云云有劄子上大喜次日降出劄子御批恢復湏是如此理會即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說話虞允文趙雄之徒不喜遂沮抑揚

南軒自魏公有事後在家凡出入人事之類必以兩轎同其弟出入揚

議南軒祭禮曰欽夫信武猛又學胡氏云云有一般沒人情底學問嘗謂欽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畧審後行亦何害南軒只以魏公繼室配又以伯

因說南軒為人作文序曰欽夫無文字不做序淳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揚

春風駘蕩家家到天理流事事清此南軒題桃符云爾

擇之譏之方

欽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為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方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

朱子

自論為學工夫

某自出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又較易做工夫了敬

讀以下

後生家好着些工夫子細看文字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

未子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

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

未到之木

某向出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

仁友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  
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楊

某舊時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數卷全不曾得子細於義  
理之文亦然極為病今日看中庸只看一段子

楊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

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

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

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

尤當着力推考

夫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畧曉  
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者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

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

日着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

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

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為政第二

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者去直待無

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又自然洞貫方為浹洽時下

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行此理會得時若

捺東劄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長

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一件融釋了後方

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

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

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  
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惟之萬事事  
不了何益

大雅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一夫讀書彼時四畔皆無津涯只自  
恁地硬着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  
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  
要須積累着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  
勉力學問而已道  
器之問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  
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

理况詩文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  
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  
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  
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  
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  
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  
為下克忠與人不來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  
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  
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  
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

年未

卷百四

三

謂器之看詩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環看  
去曰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真  
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  
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  
解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  
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  
沈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  
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憇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  
不柰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子便草  
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着日月依舊似不曾

讀相似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  
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  
了箇心胃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  
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胃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  
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讀詩惟是誦誦之功上蔡  
亦云詩須是誦吟誦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  
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  
來誦誦至四十五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  
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誦誦四五十過則胃中  
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  
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譬如一

箇官司本自是鶻突了少間又取得許多鶻突底證見  
來證對却成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理會底  
來說却似如今只來建陽縣猶自未見得分曉却又將  
建寧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再來弄去  
只是胡說瞞人有人說話如此者某最怕之說甲未了  
又纏向乙上去說乙未了又纏向丙上去無一句着實  
正如斜風雨相似只管吹將去無一點着地敢有終日  
與他說不曾判斷得一件分曉徒費氣力耳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陽曰陽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  
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  
也陽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義不  
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陽  
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陽爻象雖是聖人立  
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  
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  
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  
差未湏理會經先湏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  
忙虛心觀之不湏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及  
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  
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大抵老兄好去難處用工不肯

向平易處用工故見如此難進今當於平易處用工雅大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稍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  
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  
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  
得本意見看他初問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  
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味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

下落孫賀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功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  
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白曰差出體究公事處  
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  
中等批書已遣行本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

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  
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  
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  
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

懸實處方已篇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  
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過

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先生又自  
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稟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  
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

明德

其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其直是下得工夫義剛

其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泛泛處多闊畧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查深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此因有獻易說多失伊川精意而言

後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其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蒙某尋常看文字都曾疑來如上蔡觀復堂記文定答曾吉甫書皆曾把做孔孟言語一般看久之方見其未是每

一次看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見謂其不似便不復看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端

其尋常見是人文字未嘗敢輕易亦恐有好處鞭着工夫看它端

其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方子

其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不難埋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

麤心了後吊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後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着力讀書其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有



誰鞭辟畢竟是自要讀書文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埋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義以下窮理

又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決洽於中則說矣其向來從師一日問所問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仔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

又問廣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為公孫五不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於無着摸處用工也某舊日埋會道理亦有此病後來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惟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雅大審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者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苦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心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

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  
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  
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  
曰某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  
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  
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  
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  
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  
經營如何積累漸漸湏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着身已  
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  
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

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  
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  
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湏教人格物致知  
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國治平天下節節有工夫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  
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別  
處去但一割眼間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難  
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格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  
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

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詠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 下是終之却不想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地忙又理會動靜以為理是靜吾身上出來便是動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時動靜而理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思其樂甚然而却一日舊似一日當時看明道答橫渠書自不入也方

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

之力而後已

自謂云  
爾方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間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明德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道夫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胡泳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節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弗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蒲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廷平可學論傳授或說象山說克已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

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常有這般說話人要  
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  
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忠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  
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  
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  
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  
已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况有下頭  
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  
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  
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惟了說都不成  
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

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倒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倒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刃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夢妙

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麤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廣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

云學者不須如此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却是這滋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到今銷鏤無餘矣畢竟佛學無是

處明德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

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

只一箇渾身如何賺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

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揭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覓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

某不敢自昧寶以子方銖系寸積而得之

與范直膠說忠恕早三十歲時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

而今看得又較別溥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個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趨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

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念忽

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

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續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心某舊

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

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

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

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

半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粗未論  
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  
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  
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  
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  
管揩磨逐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是  
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者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  
若移之於此夫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  
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為至敏底工夫涉獵  
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  
工夫始得個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  
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  
比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  
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  
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  
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  
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  
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今人大抵偏塞滿胃  
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亦大是難分明道知至而  
後意誠蓋知未至雖見人說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  
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久多後自然貫通信得道

某覺得今年方無疑羽

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

不得死又却可惜士毅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丙辰冬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

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

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

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漢卿云味道然篤

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

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

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

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為只如此不覺老了

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

自是覺得無其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又云於上

得一半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

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孫

某老矣無氣力得說時先生病當夜說話者也看不得了

行也行不盡了說也說不辦了諸公勉之憫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脉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便

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為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

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只十

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便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

六百七十六年先生是年正月旦書於後書閣下東楹○入傑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  
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  
知海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  
更初目便睡不着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  
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  
不會被血氣奪凡為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

耳下個雜記以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  
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

鴆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  
得心下鬆爽備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慍祖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為人所託  
乃為之自有一等人深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  
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

水投石可

戊辰年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將彖辭暗  
地默數只有五箇其人堅執某又再誦再數只與說記  
不得只記得五出且隨某所記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  
五出耳又云只記得大象便畫得卦錄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錄  
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  
同看倦時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倦曰一生做詩只有  
許多文蔚

語類卷第一百四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五

朱子二

論自注書

摠論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  
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  
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  
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  
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  
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與之合且如伊川  
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

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為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為言故後人祇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禁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

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至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道夫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 方子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賀孫

某所改經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輕改當觀所以改之之意

節

尋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  
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道夫

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  
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  
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  
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平心  
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大雅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此  
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  
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小之書

問小學云德崇業廣曰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

問小學舞勺舞象曰勺是周公樂象是武王樂曰注勺箒  
也是如何曰而今也都見不得淳

問衣不帛襦袴恐太溫傷陰氣也曰是如此今醫家亦說  
小兒子不要大煖內則亦是小兒不要着好物事璘

問小學舉內則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先生注云方  
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請問不過  
物之義曰方物謀慮大槩只是隨事謀慮植

方物出謀發慮方猶對也只是比並那物如窮理一般也  
淳

和之所問小學方物之義乃是第二條莫只且看到此某

意要識得下面許多事和之因問五御中逐水曲及過君表等處先生既答曰而今便治禮記者他也不看蓋是他將這箇不干我事無用處便且鹵莽讀過了和之云後當如先生所教且將那頭放輕曰便放輕也不得須是見得這頭有滋味時那頭自輕時舉

問小學立教篇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後面八刑糾萬民却無不友之刑雖有不弟之刑又注云不敬師長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看且看古之聖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無這箇且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便是作之師倪

楊尹叔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注恪為恭敬如何曰恭敬較寬便都包許多解恪字亦未盡恪是恭敬中實緊切處今且恁地解若就恭敬說則恭敬又別恭主容敬主事如居處恭執事敬之類安卿問恪非所以事親只是有嚴意否曰太莊太嚴厲了寓

問小學明倫一篇見得盡是節文事親之實曰其中極有難行處曰愛敬與倪為一自無難行曰此便是愛敬尺度須是把他去量度方見得愛敬倪

葉兄問小學君師父三節曰劉表遣韓嵩至京師嵩曰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便是此意卓

問林兄看小學如何林舉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先生

曰人既自有這良能良知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  
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  
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着大學亦只  
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到就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  
去子蒙

問疑事毋質經文只說疑事而小學注云毋得成言之何  
也曰質成也成言之皆古注文謂彼此俱疑不要將已  
意斷了問直而勿有亦只是上意否曰是從上文來都  
是教人謙退遜讓賀孫

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眾編類來  
偶無此爾淳

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一段其切行  
故不編入小學曰此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  
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義剛

近思錄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閔祖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淳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  
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  
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  
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  
十四聖賢氣象振

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事君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在一段揚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壽昌

鄭言近思錄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

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

切賀孫卓同

或問近思錄曰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

賀孫

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

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

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道夫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

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過

問斐卿近思錄看時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

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

得如此那裏又却不如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

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

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驟

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

謂易傳已自成書文蔚

因說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看不辦濬

論語或問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節  
先生說論語或問不須看諫問曰支離水

孟子要指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脉絡相貫自是合着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

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温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意甚明若先生所編要略却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時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章首說上下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廢說



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反一正言其効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効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時舉

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及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見道如造化只是箇陰陽捨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是多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語初不是着意安排只遇着這字便說出這字也賀

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  
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  
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  
不待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却不用得許多難得  
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去習孫  
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  
不用入亦可却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  
突故不編入習孫

中庸集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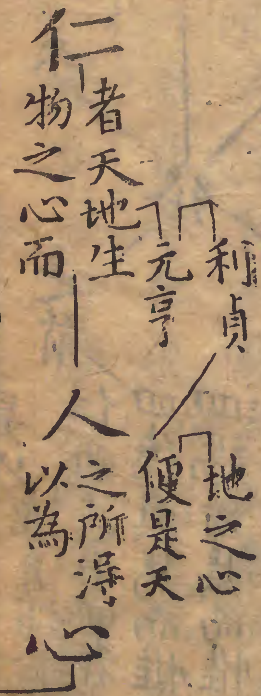
太凡文字上古聖賢說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們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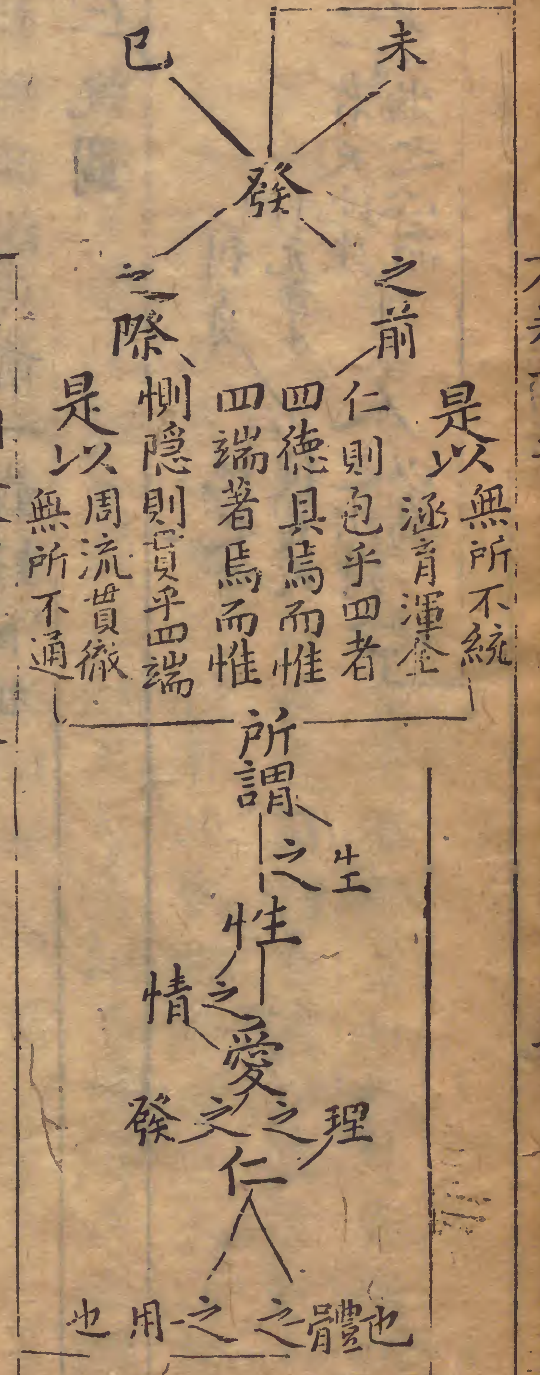
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某初要節一本中庸集略更  
下手不得其間或有一節說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  
說得似好而又說從別處去底然而看得他們說多却  
覺煞得方義剛

仁說

仁說只說得前一截好闕祖

仁說圖





專則未發 是體已發 是用  
 偏言則仁 是體已發 是用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 蓋公則愛  
 克已復禮為仁也 仁則愛  
 孝弟 其用也 怒其施也 矢覺之事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  
 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  
 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殺了  
 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如義  
 禮智又自有細分處也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曰以專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之則四者不  
 離乎一者 倘  
 問先生仁說說存此者也不失此者也如說行此則仁在  
 其中非仁也曰謂之仁固不可謂之非仁則只得恁地  
 說如孟子便去解這仁字孔子却不恁地節

敬齋箴

卷一百五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  
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  
多地頭去處解

守口如瓶是言語不亂出防意如城是恐為外所誘道夫  
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開邪之入也蟻封乃小巷  
屈曲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忘動也敬中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  
圓如中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  
轉處欲其方如中矩也又問敬齋箴蟻封曰蟻垤也此  
方謂之蟻樓如小山子乃蟻穴地其泥墳起如丘垤中  
間屈曲如小巷道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

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喪其  
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鶴鳴于垤即蟻封也天陰雨  
下則蟻出故鶴鳴于垤以俟蟻之出而啄食之也玉刑  
去初解垤為自然之丘不信蟻封之說後過北方親見  
有之遂改其說獨

問主一白心只要主一不可容兩事一件事了更加一件  
便是貳一件事了更加兩件便是叁勿二以二勿叁以  
三是不二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是不要走作淳  
問勿貳以二勿叁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如何分別  
都只是形容箇敬敬須主一初來有一箇事又添一箇  
便是來貳他成兩箇元有一箇又添兩箇便是來叁他

成三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只一心做東去又要做西  
去做南去又要做北去皆是不主一上面說箇心不二  
三下面說箇心不走作高

或問敬齋歲後面少此從容不迫之意欵先生添數句曰  
如何解迫切今未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  
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段嚴迫切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  
殺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  
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着時不患其迫切某但  
常覺滄緩寬底意思多耳李白先生猶如此說學者當  
如何也個

六君子贊

勇撤臯比說講易事開祖

通鑑綱目

說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咸藏頭兀  
腦如搏謎相以又解題之類亦大多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  
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  
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  
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  
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  
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  
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

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  
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  
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義剛錄作  
此時便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  
是無統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  
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  
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  
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  
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  
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  
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

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義剛錄云天子  
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謂正統之餘否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  
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義剛錄云安得謂不能有其  
温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  
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  
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  
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  
蜀漢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  
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  
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

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大雅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賜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方子

問武后擅唐則可書云帝在房陵呂氏在漢所謂少帝者又非惠帝子則宜何書曰彼謂非惠帝子者乃漢之大臣不欲當弑逆之名耳既云後人子則是明其非正嫡元子耳大雅

武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氏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大雅

五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六

朱子三

外任

同安主簿

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其向為同安簿許多賦稅出人之簿逐日點對命押以免吏人作弊時某人為泉卒簿書皆過其目後歸鄉與說及亦憤不知他是極子細官人是時亦只恁呈過孫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編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只如



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  
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時舉  
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與吏人問例云預榜曉示令  
其具檢頗多即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  
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  
日又諭以斷不展日過  
問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蓋是  
專達與給納官司及有兵刑處朝廷皆給印今之官司  
合用印處緣兵火散失多用舊印要去朝廷請印又須  
要錢所以官司且只苟簡過了某在同安作簿去州請  
印當時有箇指揮使并一道家印緣胥吏得錢方給某

戲謂要做箇軍負與道士亦不能得又見崇安縣參用  
淮西漕使印傑人

南康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早了賑濟委無  
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  
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糶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  
錢內借三萬貫糶米賑糶早時糶得却糶錢還官中解  
發是以不期事舊來截住客舡糶三分米至於客舡不  
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  
糶客舡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  
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糶米價甚貴在法不得減

元價遂不曾糶當時只好糶了上章待罪且得為更新  
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為南康  
官吏之害璘

某在南康時民有訟坐家逃移者是身只在家而託言逃  
移不納稅又有訟望鄉復業者是身不回鄉而寄狀管  
業也

道夫言察院黃公用緩字和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  
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  
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  
死某時在學中今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廨舍知  
錄云早上所喻已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

院則其人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并犯  
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款子弟何  
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  
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所之地保  
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繼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  
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  
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主  
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辭腦弱一至於此  
聞之先生云因出謁回即使吏杖之譙樓下方始交割  
○道夫一人錄云因說劉子澄好言家世曰某在南  
康時有一子乘騎馬損人家小兒其訊而禁之  
為不然而其間講西銘凡天下疲癯殘疾憐獨鰥寡  
弟類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主張  
這一帶人遂痛責之大槩人不可有偏倚處

法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牒上今却小郡與鄰大郡便申  
狀非是蓋雖是大郡却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其在南  
康時吏人欲申隆興又建康除了安撫亦只是列郡某  
都是使牒吏初皇懼某與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揚

總論作郡

因論常平倉曰某自點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  
會看南康自有五六萬石漳州亦六七萬石盡是浮埃  
空穀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殺某在浙  
東嘗奏云常平倉與省倉不可相連須是東西置立令  
兩倉相去遠方可每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某謂  
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作

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問文字  
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拘他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管  
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  
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  
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個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九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  
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九  
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麤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  
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  
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為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  
得則終夜皇恐孫賀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為之痛心  
兩為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  
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為厚薄問胥輩皆云有時這  
般官負過往或十千或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  
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  
往官負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為自  
家私恩於是立為定例看甚麼官負過此便用甚麼例  
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諸小官如簿尉之  
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孫賀  
馬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  
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

建公終當官凡下書者須令當廳投下却將書於背處  
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尋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  
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  
人喫湯甯面拆書若無他方令其去人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  
祠雖係勅額凡祈禱之類不往可否曰某當官所至須  
理會一番如儀案所具合祈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人  
可也人

浙東

而今採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  
以致豐稔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時理會更有

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  
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  
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採荒如何曰亦只是討  
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循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疑  
山陰會稽二縣刷飢餓人少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實及  
子細刷起三倍學

紹興時去得遲已無筆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割城  
下兩縣飢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都抄  
得多遂欲治之而不曾却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  
時已遲天民不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

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目便辨却分作數等賑  
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  
糶米所於門首立木認關防再入之人

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  
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  
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  
米不知有米無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  
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  
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  
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為易計米之有無而委鄉之  
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

若昏懦之人為人所給譎詐之士則務欲容於此大不可

浙東之病如和買之害酒坊之害

置酒坊者做不起如鹽

倉之害

如温州有數處鹽倉置官吏甚多而更欲白之

朝出蓋之地納白戶鹽却令過私鹽

某向在浙東吏人押安撫司牒既僉名押字至紹興府漕

吏亦請僉名某當時只押字去聞王仲行有語此伊川

所謂只第一件便做不得若如南康舊來有文字到建

康皆用申狀某以為不然是時陳福公作留守只牒建

康僉廳若非前宰執只當直牒也如南康有文字到鄰

諸監司亦只合備牒其諸縣於鄰州用牒却有著令

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真鄉曰

看亦只可量受曰某在浙東都不曾受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簿

斷聽離致道深以為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

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

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

可拘以大義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

究直卿云其兄任某處廩繼母與父不睦前妻之子其

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

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然這般所在當以

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戒勵若更離間前妻之子

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程先生謂舜不告而娶舜雖  
不告堯嘗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因云  
昔為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為接脚  
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  
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  
敬仲敬仲深以為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  
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肯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  
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啻冤於地下乎  
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為然  
某後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脚夫即赴井其有  
罪蓋不可掩賀孫

漳州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  
谷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  
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  
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变色厲詞曰郡  
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某初到  
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  
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  
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  
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此向背稍知為善之方與  
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

不謂作之無應弄得來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  
一邦其責任不為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  
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  
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  
耻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為諸君耻之淳○寓  
錄少異  
詣學學官以例講書歸謂諸生曰且湏看他古人道理意  
思如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讀了望他古人道理意  
思處都不曾見道

先生熟聞知錄趙師處之為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  
舉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道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如

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諸公各言諸處淫  
巫瞽惑等事先生感頌嗟嘆而已因舉江西有玉降萬  
壽宮太平興國宮每歲兩處朝拜不悖遠近奔趨失其  
本心一至於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  
斷無此理豈有許多人一日同登天自後又却不見一  
箇登天之人如汀民事定光二佛其或亦甚其佛肉身  
嘗留公廳禱祈徼福果有知道理人為汀州合先投界  
水火以祛民惑愚民施財崇修佛宇所在皆然此弊滋  
蔓尤甚陳後之言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廟貌海舡運土  
石及遠來施財遭風覆舟相繼而不悟曰亦嘗望見廟  
宇壯麗但尋常不喜入神廟不及往觀凡此皆是愚而



無知者之所為耳謨

鄭湜補之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為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為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是不怕他劉叔通問韓范當初教兵甚善先生因云公道韓公兵法

如何又云刺陝西義勇事何故這箇人恁地不曉事僕智高反亦是輕可底事何故恁地費力劉云聞廣中都無城郭其處種笏木為城枝節生刺刀火不能破賀孫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刊得不端正看印在甚麼所在干箇萬箇都唱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暗昧這項事其善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得體這般法意是少好某嘗說或是作縣看是狀牒

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  
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着到時亦復如  
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  
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為長  
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  
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其在漳州豐憲送下  
狀如雨初亦為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  
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  
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  
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幙位令逐  
項叙來歷未後擬判俟食時即就郡厨辦數味飲食同

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  
做文章都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為書樣子云某官今  
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其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  
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  
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  
到官乙家如何來解釋且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  
分明了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  
家於某官審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審訴並畫一  
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  
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  
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

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  
此事都了並無壅滯揚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  
從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得曰  
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狀也不  
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  
見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  
見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  
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  
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  
白干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  
得某為守一日調訴一日着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

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句之內  
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  
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  
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  
發簿曆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  
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  
限今到處並不管着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  
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囑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  
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  
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  
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

八卷二百六  
十一  
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為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兩吏後來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其為守凡遇支給官負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某人世為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剗割云稅世世傳之又曰法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

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了如父母在堂不許畧驕法意最好今為人父母在不異財却背地去典賣後來却昏賴人以一時之弊變萬世之良法只是因某人私意申請法儘有好處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行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為閑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其數不薄間有甚無廉恥者本無忌日乃設為忌日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詔令事事都如此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又曰只如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胥吏之

手都沒收殺某在漳州忽行下文字應諸州用鑄印處  
或有關損磨滅底並許申上重行改造此亦有當申者  
如合有鑄印處乃是兵刑錢穀處如尉有鑄印亦有管  
部弓兵司理主郡刑獄乃無鑄印後來申去又如掉在  
水中一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來又申去又休了如今  
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節  
如某在紹興有納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監  
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  
明某遂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從下一保明訖未委  
來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申去休了後來忽又行下來  
米人稱進士未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

貢如何仰一一牒問上來這是叵耐不叵耐他事事敢  
如此邀索取索當初朝廷只許進士助米所謂進士只  
是科舉終場人如何敢恁地說某當時若便得這省吏  
在前即時便與刺兩行字配將去然申省去將謂省官  
須治此吏那裏治他又如奏罷一縣令即申請一面差  
人待闕候救荒事訖交割下替不知下替便來爭上去  
部裏論部裏便判罷權官後來與申去云元初差這人  
乃是奉聖旨令抄荒盡與備許多在前及後部中行下  
乃前列聖旨了後乃仍舊自云合還下替交割職事直  
是恁地胡亂行移略不知有聖旨那箇權官見代者來  
得恁地急不能與爭自去了孫賀

敬之問淳熙事類本朝累聖制定刑書不知尚有未是處  
否曰正統是刪改太多遂失當初立法之意如父母在  
堂不許分異此法意極好到後來因有人親在私自分  
析用盡了到親亡却據法負賴遂著令許私分又某往  
在臨漳豐憲送一項公事有人情願不分人皆以為美  
乃是有寡嫂孤子後來以計嫁其嫂而又以已子添立  
併其產業後委鄭承看驗逐項剖析子細乃知其情孫  
頃常欲因奏對言一事而忘之諸州軍兵衣絹或非所有  
則以上供錢對易於出產州軍最為煩擾如漳州舊與  
信處二州對易每歲本州為兩州包認上供錢若干盡  
數解納而兩州縮絕不來太守歲遣書饋懇情恬不為

意或得三分之一措發到一半極矣然縮絕薄而  
常致軍人怨詈傳景仁初解漳州以支散衣絹不好  
軍人喊噪不得已以錢貼支始得無事歲以為苦與化  
取之台州更是回遠此事最不堪理會而無一人肯言  
之者不知何故既知漳不出絹信州處州有之何不令  
兩州以所合發納上供錢輸絹左藏只令漳州以錢散  
軍人豈不兩便軍人皆願得錢不願得絹蓋今絹價每  
疋三千省而請錢則得五千省故也此亦當初立法委  
曲勞複之過改之何妨

本州鬻鹽最為毒民之橫賦屢經旨罷而復屢起先生至  
石丈屢言其利害曲折先生即散榜先罷瀕海十一鋪

鋪擬俟經界正賦既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鋪  
鹽錢諸庫皆充塞先生曰某而今方見得鹽錢底  
裏與郡中歲計無預前後官都被某見過無不巧作名  
色支破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  
也合盡行除罷而行更無及矣

本朝立法以知州為不足恃又置通判分掌財賦之屬然  
而知州所用之財下面更有許多幕職官通管尚可稽  
考惟通判使用更無稽考通判廳財賦極多其在漳州  
凡胥吏輩窠坐有優輕處重難處盡與他擺換一次優  
者移之重處移之優處惟通判廳人吏不願移換某  
曰你若不盡與你斷罷於是皆一例擺換蓋通判廳

財賦多恣意侵渙無所稽考也

備

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負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  
漳泉二州相度本州申以為可行而泉州顏尚書操兩  
可之說致廟堂疑貳却是因黃伯耆輪對再論其劄子  
未極好如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  
經界三年而不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上如其  
請即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且事當  
論是非若經界果可行當行於三州若不可行則皆當  
止漳與泉汀接壤今獨行於漳州果何謂某云亦農務  
已興乃差官措置豈是行經界之時去冬好行乃不行  
廟堂何不略思曰今日諸公正是如此滾纏過故做到

公卿如少有所思則必至觸礙安得身如此之安若於此心於天地間公平處置則何事不可為去年上朝廷文字及後來抗祠請皆有後時之慮今日却非避事可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同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味赫以為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辭以為不可其下者因翕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分做一分無契此只一端耳况某亦許無契者來自陳或曰只據民戶見在田

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起無限爭訟必索契則無限爭訟過矣今之為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此事不順他便稱頌為賢守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人勢亦着做古人立事亦硬擔當着做以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



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我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必大。人傑錄云某在臨漳欲行經界只尋得善熟者數人任之大抵立事須要人才若人才難得不成便休須着做去又一條云立事之人須要硬擔當死生以之如韓魏公之立英廟英廟即位繼感風疾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穎王或曰若主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為太上皇耳溫公為諫官魏公甚善之及作魏公初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處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圍畫為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為高壇中之後區為茆庵庵三牕左牕櫺為泰卦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扇為剝卦庵前接為小屋前區為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

仁八陣之法淳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淳罷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為病幸其有是請也即為允之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秘閣脩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朞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訝然疑譁然歎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歛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淳屠為傳經禮塔朝

岳之會者在在皆為之屏息平時附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歛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入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朞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為恨哉淳

先生因說邑中隕星恐有火災縣官禱禳云豈可不脩人

事合當物家家蓄水警備

因舉漳州之政賀孫

建寧自鄭兩程大昌至今聖節不許僧子陞堂說法他處

經久不敢擔當住罷某在臨濟且令隨例祝香只不許

人問語曠曾考叙知青州請一僧開堂觀者甚眾其僧

忽云此知你青州半面天子孝叙大皇恐即壽自

効枷此僧送獄必大

先生除江東漕辭免文蔚問萬一不容辭免則當如何曰  
事便是如此安排不得已辭了而今事却在他這裏  
如何預先安排得文蔚

潭州

在潭州時詣學陞堂以百數籤抽八齋每齋一人出位講

大學一章講畢教授以下請師座講說大義曰大綱要

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

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琮

問先生到此再詣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如何曰

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鄉來南康白鹿

學規却是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  
尚此未獲曰先生如此教人可無躡等之患曰躡等何  
害若果有會躡等之人自可敬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  
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  
脚終不可以上山頂耳琮

先生至嶽麓書院抽簽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  
明先生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  
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  
相與講明一江之儒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  
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疣明日煩教授諸職  
事共商量規程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

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  
追豈有因而留之之理且學問自是人合理會底事只  
如明明德一句若理會得自提省人多少明德不是外  
面將來安在身上自是本來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已  
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聖賢緊要警策人處如何不去  
理會不理會學問與虫虫橫目之氓何異謙

客說社倉訟事曰如今官司鶻突都無理會不如莫辨因  
說如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送去更無分曉了  
絕時節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  
曉只縣官無由得知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  
人輪番押來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

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何斷一又於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斷一其今看詳此事理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木之

問先生須更被大任用在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上洶洶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為五年計然後大舉因虜人攻犯淮南不得已為牽制之師事既多違魏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為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

今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立才出便敗德明

或問脩城事云修城一事費亦浩瀚恐力小兼不得人亦難做如今只靠兩寨兵固是費力又無聚眾之將可用張倅云向來靖康之變虜至長沙城不可守雖守臣之罪亦是闊遠難守曰向見某州修城亦以闊遠之故稍縮令狹却易修周伯壽云前此陳君舉說長沙米倉酒庫自在城外萬一修得城完財物盡在城外不便只當移倉庫不當修城曰此是秀才家庶科舉議論倉庫自當移誠自當修先生又云向見張安國帥長沙壁間掛一修城圖計料甚子細有人云如何料得如此恐可觀不可用張帥自後便卷了圖子更不說着周益公自

是怕事底人不知誰便說得他動初益公任內只料用錢七萬今甄瓦之費已使了六萬所餘止一萬初料得少如今朝廷亦不肯添了謙

而今官負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某日見客某日不見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麼條貫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恠不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心都頑然無知抓着不痒搗着不痛矣小官嘗被上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官相見蓋恐慢職

官稟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一十五例不

見客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見先生在潭州每日一請學士人見

於齊中官負則於府署。個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其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棧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

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  
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  
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  
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  
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未知豈不誤  
事

過甲寅年見先生閩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  
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即白堂所以得  
帥長沙之命

語類卷一百六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七

朱子四約任雜言行丙辰後

孝宗朝

六月四日用撥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  
對遂詣閣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  
慰勞甚渥自陳昨日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  
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  
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  
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  
逆者近來多奏裁減苑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  
教不可不理會第四札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

第五劄讀至置將之權旁出闈守上曰這箇事却不然  
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  
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  
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况此曹奸偽百出  
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為說聖諭謂為不然  
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  
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謂其  
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漏洩文書乃是他  
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  
事耳此人挾勢為奸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  
宗以其有才薦退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

不為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辯云至當言責者懷  
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為六院察官關  
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涂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  
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  
過失上曰然近日一事可見矣至知其為賢而用之則  
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為不肖而退  
之則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  
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  
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脩士卒愁怨曰主將  
刻剝士卒以為苞苴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却不聞  
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却來說末後辭

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官正臣今  
迤邐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  
馮閱祖

今之兵官有副都總管路鈐路分都監統領將官州鈐轄  
州都監而路鈐路分統領之類多以貴游子弟處之至  
如副都管總事體極重向以節度使為之後有以修武郎  
為之者如川統領至有下班祇應為之者此士夫所  
親見只今天下無虞邊境不聳故無害萬一略有警便  
難承當兵政病敗亦有如今日之甚者某屢言於壽皇  
壽皇謂某曰命將國之大事非朝廷之公選即諸軍之  
公薦決無他也某奏云陛下但見列薦於朝廷之上以

為是皆公選而不知皆結托來爾且如今之文臣列薦  
者陛下以為果皆出於公乎不過有勢力者一書便可  
得壽皇曰果爾誠所當察卿其為朕察之

寧宗朝

初見先生即拜問云先生雖進易退之風天下所共知今  
新天子嗣位乃幡然一來必將大有論建先生笑云只  
為當時不合出長沙在官所有召命又不敢固辭又云  
今既受了侍從職名却不容便去先生云正為如此又  
笑云若病得狼狽時也只得去

修目

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旋借  
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為證後來歸家



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  
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

人傑

桃僖祖之議始於禮官許及之曾三復永嘉諸公合為一  
辭先生獨建不可桃之議陳君舉力以為不然趙揆亦  
右陳說文字既上有旨次日引見上出所進文字云高  
宗不敢桃壽皇不敢桃朕安敢桃再三以不桃為是既  
退而政府持之甚堅竟不行唯謝中丞入文字右先生  
之說乞且依禮官初議為據大防所繳卒桃僖祖云祖開  
先生檢熙寧桃廟議示諸生云荆公數語是甚次第若韓  
維孫固張師顏等所說如何及得他最亂道是張師顏

說當時親法之議也如此是多少人說都說不倒東坡  
是甚麼樣會辯也說得不甚切荆公可知是動得人主  
前日所論欲桃者其說不出三項一欲桃僖祖於夾室  
以順翼宣祖所桃之主祔焉但夾室乃偏側之處若藏  
列祖於偏側之處而太祖以孫居中尊是不可也一是  
欲祔景靈宮景靈宮元符所建貌象西畔六人東向其  
四皆依道家冠服是四祖二人通天冠絳紗袍乃是太  
祖太宗時也設在裏不敢明言某書中有一句說云云  
今既無頌處况元初奉祀景靈宮聖祖是用簠簋籩豆  
又是蔬食今若祔列祖主祭時須用葷腥須用牙盤食  
這也不可行又一項是欲立別廟某說若立別廟須大

似太廟乃可又不知禘祭時如何終不成四人令在那  
一邊幾人自在這一廟也只是不可不知何苦如此其  
說不過但欲太祖正東向之位別更無說他所謂東向  
又那曾考得古時是如何東向都不曾識只從少時讀  
書時見奏議中有說甚東向依稀聽得如今廟室甚狹  
外面又接簷似乎濶三丈深三丈祭時各捧主出祭東  
向位便在楹南簷壯之間後自坐空昭在室外後却靠  
實穆却在簷下一帶亦坐空如此則東向不足為尊昭  
一列却有面南居尊之意古者室中之事東向乃在西  
南隅所謂與故為尊合祭時太祖位不動以群主入就  
尊者左右致饗此所以有取於東向也今堂上之位既

不足以為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祝禹垂  
云僖祖以上皆不可考曰是不可考要知定是有祖所  
自出不然僖祖却從平地爆出來是甚說話問郊則如  
何曰郊則自以太祖配天這般事最是宰相沒主張奏  
議是趙子直編是他當初已不把荆公做是了所以將  
那不可禘之說皆附於注脚下又甚率略那許多要禘  
底話却作大字寫不知那許多是說箇甚麼只看荆公  
云及屈列祖之主下附子孫之廟非所以順祖宗之孝  
心如何不說得人主動當時上云朕聞之矍然敢不祗  
允這許多只闕說只是好勝都不平心看道理又云某  
嘗在上前說此上亦以為不可云高宗既不禘壽皇既

不祧朕又安可為柰何都無一人將順這好意思某所  
議趙丞相白乾地不付出可恠孫賀

問本朝廟制韓維請遷僖祖孫固欲為僖祖立別廟王安  
右欲以僖祖東向其議如何曰韓說固未是孫欲立別  
廟如姜嫄則姜嫄是婦人尤無義理介甫之說却好僖  
祖雖無功德乃是太祖嘗以為高祖今居東向所謂祖  
以孫尊孫以祖屈者也近者孝宗祔廟趙丞相主其事  
因祧宣祖乃併禧祖祧之令人毀拆僖祖之廟當時集  
議某不曾預只入文字又於上前說此事末云臣亦不  
敢自以為是更乞下禮官與群臣集議趙丞相遂不付  
出當時曾無玷陳君舉之徒全然不曉但謝子肅章茂

才起家貴顯是自能力學致位何預祖宗而朝廷贈官  
必及三代如公之說則不必贈三代矣僖祖有廟則其  
下子孫當祧者置於東西夾室於理為順若以太祖為  
尊而自僖祖至宣祖反置於其側則太祖之心安乎又  
問趙丞相平日信先生何故如此曰某後來到家檢渠  
所編本朝諸臣奏議正主韓維等說而作小字附注王  
中石之說於其下此惡王氏之僻也又問廟門堂室之  
制曰古之士廟如今之五架屋以四分之一為室其制  
甚狹近因在朝見太廟之堂亦淺祫祭時太祖東向乃  
在虛處群穆輦簷而坐臨祭皆以帟幙圍之古人惟

朝踐在堂它祭皆在室中戶近東則太祖與昭穆之位背處皆實又其祭逐廟以東向為尊配位南向若朝踐以南向為尊則配位西向矣又問今之州縣學先聖有殿只是一虛敬處則堂室之制不備曰古禮無塑像只云先聖位向東又問若一一理會則更無是處曰固是

傑人

太朝向有十二室今祔孝宗却除了僖祖宣祖兩室止有十一室止有八世進不及祖宗時之九退不得如古之七豈有祔一宗而除兩祖之理况太祖而上又豈可不存一始祖今太祖在廟而四祖並列四夾室亦甚不使其謂止祔宣祖合存僖祖既一祖在上以下諸祖列

于西夾室猶可或言周祖后稷以其有功德今僖祖無功不可與后稷並論某遂言今士大夫白屋起家以至榮顯皆說道功名是我自致何關於乃祖乃父則朝廷封贈三代諸公能辭而不受乎况太祖初來自尊僖祖為始祖諸公必忍去之乎某聞一日集議遂辭不赴某若去時必與諸公合炒去乃是陳君舉與趙子直自如此故曾三復孫逢吉亦主他說中間若謝子肅章茂獻張春卿樓大防皆以為不安云且待朱夫來商量曾三復乃云乘此機會祧了這是甚麼事乘機投會恁地急某先齊一奏議投了樓張諸公上劄乞降出朱某議若某言近理臣等敢不遵從趙子直又不付出至於乘夜

撤去僖祖室兼古時遷廟又豈應如此偶一日接奉使  
兩府侍從皆出以官駟狹侍郎幙次在茶坊中而幙  
次說及此某遂辨說一番諸公皆順聽陳君舉謂今各  
立一廟周時后稷亦各立廟某說周制與今不同周時  
豈特后稷各立廟雖報王也自是一廟今立廟若於  
太廟始是尊祖今地步狹窄若別立廟必做得小小廟  
字名曰尊祖實貶之也君奉說幾句話皆是臨時去檢  
注脚來說某告之云某所說底都是大字印在那裏底  
却不是注脚細字向時大廟一帶十二間前堂後室每  
一廟各占一間祧廟之主却在西夾室今立一小廟在  
廟前不知中間如何安排後來童茂獻謝深甫諸公皆

云悔不用朱文之說想也且恁地說正淳欲借煮草看  
曰今事過了不須看孫賀

集議欲祧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先生以為僖祖不可祧  
惟存此則順翼宣祧祖可以附入劉知夫云諸公議欲  
立僖祖廟為別廟陳君舉舍人引闕宮為故事先生曰  
闕宮詩而今人都說錯了又因論周禮祀先王以袞冕  
祀先公以鷩冕此乃不敢以天子之服加先公故降一  
等直卿云恐不是祭以大夫之義先生曰祭自用天子  
禮只服畧降耳時舉  
問甲寅祧廟其說異同曰趙丞相初編奏議時已將王介  
甫之說不正正文寫只注小字在下又曰祧廟亦無毀

拆之理曰曾入文字論祧朝奏云此事不可輕易上云  
說得極好以高宗廟不曾議祧孝宗廟不曾議祧卿云  
不可輕易極是又奏云陛下既以臣言為然合下臣章  
疏集議却不曾降出過

今日偶見韓持國廟議都不成文字元祐諸賢文字大率  
如此只是亂討得一二浮辭引證便將來立議論抵當  
他人似此樣議論如何當得王介父所以當時只被介  
父出便揮動一世更無人敢當其鋒只看王介父廟議  
是甚麼樣文字他只是數句便說盡更移動不得是甚  
麼樣精神這幾箇如何當得他伊川最說得公道云介  
父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又曰朱公掞批禪學劄子

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這般樣論如何排得他也是

胡亂討幾句引證便要斷倒他可笑之甚

時呂正獻公作相好佛士

大夫魏往參禪寺院中入室陞堂者皆滿當時  
考為禪鑽去聲故公後上疏乞禁止之。間

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款著撰不  
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  
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  
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  
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薄抄出與衆會  
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摠底在唯葉正則不從葉為檢  
討正修

高宗寶錄  
開祖

今之史官全無相統攝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

頭在第一年末稍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認分年去做及至把來全鬪湊不着其在朝時建議說不要分年只分事去做且天下大事無出吏禮兵刑工戶六件事如除拜注授是吏部事只教分得吏事底人從建炎元年逐一編排至紹興三十二年他皆做此却各將來編年逐月類入衆人不從某又云若要逐年做須是實置三簿一簿閱報上下年事首末首當附前年某月末當附後年某月一簿承受所閱報本年合入事件一簿考異向後各人收拾得也存得箇本又別置一簿列具合立傳者若干人某人傳當行下某處收索行狀墓誌等文字專牒轉運司疾速報應已到者勾銷簿未到者據

數再借廢幾易集後來去國聞此說又不行賜

而今史官不相統摠只是各自去書書得不是人亦不敢改更是他書了亦不將出來據他書放那裏知他是不  
是今雖有那日曆然皆是兼官無暇來修得而今須是別差六人鎖放那裏教他專工脩方得如近時作高宗實錄却是教人管一年這也不得且如這一事驟在去年尾在今年那書頭底不知尾書尾底不知頭都不成文字如為臣下作傳某將來看時說得詳底只是寫行狀其略底又恰如春秋樣更無本末可攷又有差除去  
了底這一截又只休了如何地稽攷據某看來合分作六項人管一事謂如刑事便去閱那刑部文字看他那

用刑皆有年月恁地把來編類便成次序那五者皆然  
 俟編一年成了却合斂來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這  
 一月內事先後便皆可見且如立傳他那日曆上薨卒  
 皆有年月在這便當印板行下諸州索行實墓誌之屬  
 却令運司專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運司有未到  
 底又刷下去催來便恁地便好得成箇好文字而今實  
 錄他們也是將日曆做骨然却皆不曾實用心有時攷  
 不得後將牒下州縣去討那州郡不應也不管恁地如  
 何解理會得剛議

近世修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  
 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今發處在二年

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遷  
 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復修者有立某人傳移文州  
 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  
 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略如春秋樣不可曉其首末雜手  
 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日曆為骨而參  
 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  
 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  
 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日月而  
 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閔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  
 則閔過戶房逐月接續為書史官一閔則條目具列可  
 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于轉運司令下諸



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  
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  
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

君舉謂不合與諸公爭辯這事難說嘗記得林少穎見人  
好說話都記寫了嘗舉一項云國家當理會山陵要委  
諭民間遷去祖墳事後區處未得特差某官前往定奪  
果當如何這箇官人看了乃云只消看中做林說這話  
說得不是當時只要理會當遷與不當遷當遷去雖盡  
去亦得若不當遷雖一毫不可動當與不當這便是中  
如何於二者之間酌中做此正是今時人之大病所以  
大學格物 理正要理會這些須要理會教是非端的

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牆只管看  
來漸漸見得善惡如隔一牆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  
初看隔一牆底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紙這善惡只  
是爭些子這裏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  
是惡略無些小疑似大學只要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  
與不切

先生看天雨憂刑於色云第一且是殯宮掘箇窠在那裏  
如何保得無水出梓宮甚大殯宮今濶四大自成池塘  
奈何奈何這兩浸淫已多日奈何孫賀  
是夜雨甚先生屢惻然憂歎謂明日掩殯雨勢如此奈何  
再三憂之賀孫問紹興山陵土甚卑不知如何曰固是

可慮只這事前日既在那裏都說來只滿朝無一人可  
恃卒為下面許多陰陽官占住了問聞趙丞相前亦入  
又字說得甚好曰是說得煞好後來一不從也只佳了  
自高宗殯宮時在蜀中入文字說此今又舉此不知如  
何又只如此住了某初到亦入一文字後來却差孫從  
之相視只孫從之是朝中煞好人他初間畫三項利害  
云展發引之期別卜殯宮上策也只依舊在紹興下策  
也說得煞力到得相視歸來更說得沒理會到後來又  
令集議初已告報日子待到那一日四更時忽扣門報  
云不須集議待問其故云已再差官相視時鄭惠叔在  
吏書乃六部之長閑集都是他當時但聽得說差官便

止了眾人集議當時若得集議一番須說得事理分明  
初孫從之去那曾得看子細纔到那裏便被守把老闍  
促將去云這裏不是又立處某時在景靈宮行香闈此  
甚叵耐即與同坐諸公說如此亦不可不說遂回聚於  
鄭惠叔處待到那裏更無一人下手作文字只管教某  
某云若作之何辭止緣某前日已入文字今作出又止  
此意思得諸公更作庶說得更透切都只說過更無人  
下手某遂推劉得脩作劉遂下手鄭惠叔又只管說不  
消說如何某說這是甚麼樣大事如何恁地住遂顧左  
右即取紙筆令劉作眾人合湊遂成待去到待漏院要  
進都署銜位各了黃伯着者他已差做相視官定了不

簽他他又來湏要簽又換文字將上待得他去相視歸  
來却說道自好這事遂定滿朝士夫都靠不得便如  
此這般事為臣子湏做一家事盡心竭誠乃可明知有  
不穩當事大體重如此如何住得他說湏要山是如何  
水湏從某方位盤轉經過某方位從某方位環抱方可  
用不知天地如何恰生這般山依得這般樣子更莫管  
他也依他說為臣子也湏盡心尋求那知不有如此樣  
驀忽更有也未可知如何便住得聞亦自有人來說幾  
處可用都被那邊計較阻抑了又云許多侍從也不學  
宰相也不學將這般大事只恁他做且如祧廟集議某  
時怕去爭炒遂不去只入文字後來說諸公在那裏群

起譁然甚可畏宰相都自怕了君與所主廟議是把禮  
記祖文王宗武王為據上面又說祖契而宗湯又引詩  
小序禘太祖詩序有甚牢固又引烝祭歲文王辨牛一  
武王辨牛一那時自是卜洛之始未定之時一時禮數  
如此又用國語亦是難憑器之問濮議如何先生曰歐  
公說固是不是辨之者亦說得偏既是所生亦不可不  
略是殊異若止封皇伯與其他皇伯等亦不可湏封號  
為大王之類乃可伊川先生有說但後來已自措置得  
好凡祭享禮數一付其下面子孫朝廷無所預賀  
林文說彭子壽彈韓侂冑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冑大  
憾放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曰他絕不曉事情率爾而妄

舉淳

丙辰後

正卿問命江陵之命將止於三辭曰今番死亦不出纔出便只是死孫賀

直卿云先生去國其他人不足責如吳德夫項平父揚子直合乞出先生曰諸人怕做黨錮看德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楊子直前日纔見某入文字便來勸止且攢着眉做許多模樣某對他云公何消得恁他如今都是這一串說話若一向絕了又都無好人去孫賀

李道被罪臺謂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契西序行數回即中位打坐賀孫返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

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虞蔡所遭必傷即同輔萬季弟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即揖諸生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涂見別先生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尤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孫賀或有謂先生曰沈繼祖乃正淳之連袂也先生笑曰彌子之妻與子若之妻兄弟也何傷哉孫賀

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  
 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  
 所疑扣蔡蔡應吞洒然少遲諸人醪酒至飲皆醉先生  
 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橋  
 上唐无善即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孫賀  
 論及偽學事云元祐諸公後來被紹聖群小治時却是元  
 祐曾去撩撥它來而今却是平地起這件事出剛義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  
 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  
 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  
 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賜錄云且以利害禍福言  
 如何亦沒安頓處待今人問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  
 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  
 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賜錄作如蓋緣只見得這道  
 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  
 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  
 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傑人  
 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  
 來命也廣  
 先生曰如某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  
 欲避禍終不能避明德

今為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祖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寃便是默不成屋下合就底話亦不敢說也同

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後時某答之云但恐如草藥煨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個

有客遊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廉州山川極好先生笑曰被賢說得好下稍不免去行一番此時黨

事方起又因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牽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

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

為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沒奈何為公發書某只云某人為某官亦老成諳事亦可備任使更須求之公議如何某不敢必辛弃疾是朝廷起廢為監司初到任也須采公議薦舉他要使一路官負他所荐舉須要教一踏官負知所激勸是如何人他若把應副人情有書來便取去這一任便倒了某兩為太守嘗備負監司非獨不曾以此事懈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懈某自謂平日脩行得這些力他明知以私意來懈祝必被某責然某看公議舉人是箇好人人都知若是舉錯了也是自家錯了本不是應付人情又不是交結權勢又不是被他獻諛這是多少明白人皆不來私懈其間有當薦之人

自公舉之待其書來說其已自舉荐他了更無私懷者

孫質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荐人於人亦  
須是荐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入無可稱之實某都不  
與發書懷人况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  
上如此教自家荐舉他甚麼得因問所託之人公且與  
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  
所為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  
孫質

人每欲不見客不知它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

須大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得意思舒暢

祖道

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鑄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  
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  
未嘗為人所殺胡泳

雜記言行

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已  
下不為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道夫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當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  
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泛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  
的如此振

人言好善嫉惡而今在閑處只見疾惡之心愈至伯謨曰

唯其好善所以嫉惡道夫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過

先生每語學者云凡事無許多閑勞攘過

先生每論及靖康建炎間事必蹙頰慘然太息久之剛義

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

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

雨吾又安能知耶愚

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

是第一等人它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

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断定若那番不過省之不復應舉

美個

不知它門閑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剛義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

便湏着管天下事若要不管湏是如楊氏為我方得其

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剛義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統

起厭心便不得道夫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

教我也懶惰淳

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具裹撥亂只

得扶衰補敝淳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



能為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酌  
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  
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純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  
事孫賀

先生一日說及受贓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  
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為知縣者自要  
錢矣節節言之為之吁歎過

梅雨溪流漲盛先生扶病往觀曰君子於大水必觀焉個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  
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  
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我古文氣調清

壯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明  
歸去來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壽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已以止拜  
之孫賀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着衫到影堂前擊板俟  
先生出既啟門先生陞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  
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  
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  
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過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為  
之潤袖皂祿裳則用白紗如灑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

官及它官相見易窄衫而出過

問衣裳制度曰也無制度但畫像多如此故效之又問有尺寸否曰也無稽攷處那禮上雖略說然也說得沒理

會處義剛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歛衽橋側避之每閑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即厲聲止之曰你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拜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遊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既出寢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

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

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

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纔

登車而尚留之客輒有所稟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語

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其官孫賀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毫畦町某

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

得以盡其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

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

及此等細民炎

先生端居甚嚴而或溫而厲恭而安望其容貌則見面益

背當諸公攻偽學之時先生處之雍容只似平時故炎  
祭先生文有云凜然若斷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  
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  
矣

先生書所居之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書竹林

精舍桃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

先是趙昌父書  
曰教存君子樂

朋自遠方來故嗣歲先生  
自冢易之以此○若海

先生書閣上只扁南軒藏書二字鎮江一竇兄託過稟求  
書其家齋額不許因云人家何用立牌榜且看熹家何  
曾有之先是漳州守求新貢院二字已為書去却以此  
說彼有數百間貢院不可無一牌人家何用過

答先生藏書閣南軒題壁上題云於穆元聖繼天測靈開

此謨訓惠我光明靖言保之匪金厥藹含英咀實百世  
其承意其為藏書閣銘也請先生書之刻置社倉書樓  
之上先生曰只是以此記書厨名待為別做振

道間人多來求詩與跋某以為人之所以與天地日月相  
為長久者元不在此李

先生因人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於我如浮煙人既死了  
又更要這物事做甚或曰先生語此豈非有為而言曰  
也是既死去了待他說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  
者以其有可為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功  
大業則天下之人皆知得了又何以此為且人為善亦

自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孫賀

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過

先生初欲正甫以沙隨行實來為作墓碑久之不到既而以舊人文字稍多又欲屬筆江李喆亦不曾及是議立祠堂於德興縣學曾為德為書沙隨先生之祠六字過

陳同父一子一壻吳康同來求銘文先生是時列不作此與寫有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婺源李來仲於先生為鄉舊其子亦來求墓銘只與跋某人所作行實亦書有宋鍾山先生李公之墓與之過

書因先生酒酣吳逸遂請醉墨先生為作太字詔國師

登先生藏書閣南軒題壁上題云於穆元聖繼天測靈開此謨訓惠我光明靖言保之匪金厥籙含英咀實百世其承意其為藏書閣銘也請先生書之刻置社倉書樓之上先生曰只是以此記書厨名待為別做振

道間人多來求詩與跋某以為人之所以與天地日月相為長久者元不在此李

先生因人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於我如浮煙人既死了又更要這物事做甚或曰先生語此豈非有為而言曰也是既死去了待他說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者以其有可為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功大業則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為且人為善亦

自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孫賀

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墓牌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

之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過

先生初欲正甫以沙隨行實來為作墓碑久之不到既而

以舊人文字稍多又欲屬筆汪李珪亦不曾及是議立

祠堂於德興縣學贈德興為書沙隨先生之祠六字過

陳同父一子一婿吳康同來求銘文先生是時列不作此

與寫有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婺源李參

仲於先生為鄉舊其子亦來求墓銘只與跋某人所作

行實亦書有宋鍾山先生李公之墓與之過

壽昌因先生酒酣吳逸遂請醉墨先生為作大字韶國師

頌一首又作小字杜牧之九日詩一首又作大字淵明

歸田園居一首有舉子亦乘便請之先生曰公既習舉

業何事於此請之不已亦為作淵明阻風於規林第二

首且云但能參得此一詩透則公今日所謂舉業與夫

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壽昌

先生語朋舊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欲知得養生之理也

過

先生說南軒論壽命云官多祿少四字因云平日辭官文

字甚多過

因上亮隔取中間一條為正云事須有一箇大本方

因對兩云安徐便好昨日微下已決洽意

未已有周溥意不似前日暴

開窓坐見窓前地上日色即覺熱退坐不見即不執  
而心忌之則身不安之矣如許渤着衣問人寒熱則心  
疑不動也僧有受焚者亦爾

先生於世俗未嘗立異有歲迫欲入新居而外門未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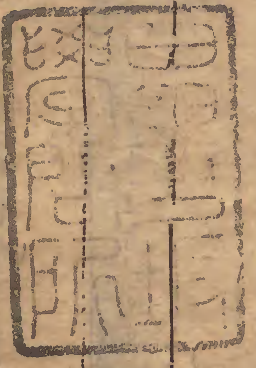
曰若入後有禁忌何以動作門欲橫從巷出曰直出是  
公道橫則與世俗相拗

先生問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門未立曰歲暮只有  
兩日便可下工若搬入後有禁忌如何動作初三又是

赤口義剛

壽昌問先生此心元自通天地枉却靈宮一炷香先生遊南澱詩  
若在小能王廟還敢如此道否先生曰某却不曾到吳

城山壽昌



語類一百七卷終

